

蔣党真相

著 勳

翊

印部治政團兵八十第 民人國中
軍放解



月二年〇五九一

著 勳 翊

相 真 黨 蔣

一 之 記 雜 聞 見 年 十 三

行 印 店 書 華 新

目錄

蔣黨真相

曾國藩的治兵術

三

「精神感召」

六

「揮金如土」「一錢如命」

八

陰謀起家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最後代理人

一一

第一個升降機——「左派」「右派」

一五

流氓本色

二一

「無齒之徒」

二七

第二個升降機——「黨統」與軍閥

三〇

「分而治之」——縱的割據

三七

何應欽——陳誠——胡宗南

四二

笨伯「小諸葛」

五〇

CC團

五三

藍衣社

六五

「十三太保」……………六七

製毒籌款……………六八

賀東寒與鄧文儀……………七〇

暗殺專家……………七一

「國際情報」……………七五

戴笠二三事……………七七

政學系……………七八

關於大公報……………八四

政學系與其他派系的矛盾……………八七

孔宋財閥……………八九

宋子文的理財術……………九四

「法幣」與「外匯」……………一〇三

孔祥熙的發財法……………一〇九

所謂「英美派」……………一一四

所謂「夫人派」……………一二四

孫科派……………一二六

「下詔罪人，破格用己」……………一三一

「副總統」李宗仁……………一三四

附錄

勝利前後

『百萬皇軍守護上海』	一四八
『共死團』	一五〇
日本投降了	一五三
三位一體	一五五
『新太子派』	一五七
關於吳紹澍	一五九
『忠救』與中美合作所	一六二
『以毒攻毒』	一六四
接收報館	一六六
發了一筆大財	一六九
湯恩伯與錢大鈞	一七一
接收敵產與逮捕漢奸	一七三
偽官可用，偽學生要罰	一七五

前言

「蔣黨內幕」在「新華文摘」陸續發表之後，接書店編輯部同志來信，說要印成單行本。「內幕」兩個字是寫了第一節時隨便裝上去的，如作爲「Inside……」解釋，像根室的「歐洲內幕」那樣，這也可以叫做「內幕」；但咱們中國的習慣，一提到「內幕」，似乎應該是「此中人語」，必須暴露許多外人完全不知道的秘密事情才對；而我所寫的許多故事，則都是有很多人知道的，現在看起來，雖有一部分像是秘密，而在那時那地則是公開的秘密，不過沒有在報紙上公開刊載而已，而另一部分則是完全公開的。所以在出單行本的時候，不得不把「內幕」兩字改去，而用「蔣黨真相」，以免某些讀者誤會而失望。

開始寫這小東西的時候，手頭毫無參考的資料，完全憑記憶，究竟能寫多少，毫無把握。後來有空即寫，最初擬寫十來節，後來擬寫成二十多節，最後則寫了三十一節。寫好即送給書店，居然積起來有七八萬字，實出於意外。但正因爲是「泥蘿蔔邊段拔」的緣故。有些先緊後鬆，前面的寫得少而簡略，後面的寫得多而詳，

顯得輕重多寡不勻。

；十餘年來，常搜集近代歷史事件與重要人物的資料，抗戰時期曾搜集過幾百個名人的出身、發展經過與態度，一百多個資本家的資本累積過程，常想假以時日，能整理出一些規律或系統出來，為專門作研究工作的學者提供些有用的材料。在上海、在香港，經過三次的大變，三次都丟得一乾二淨。到解放區之後，舊的材料既無從搜集，又因自衛戰爭的激烈空前，書籍報紙也常精簡到一無所有。因此這裏所寫的都是憑個人一時的記憶，沒有任何資料供參考，錯誤（尤其是時間先後）一定不少。但我可以保證：這裏面沒有一個字、一句話是我加添的，只有脫漏（憑腦子無法記得完全）而決沒有絲毫增加；只有記錯（如一件事物中有一二個人的姓名搞錯）而決沒有絲毫捏造；寫在括弧裏的文句，可能有語氣輕重或詳略之出入，但大體上是這樣的。對於記憶中已很模糊的事情，不論如何重大，我都沒有寫。希望各地讀者對錯誤、脫漏之處，加以指正，來信可寄山東新華書店編輯部轉。

翊 勳 一九四八·五·二十六。

蔣黨真相

曾國藩的治兵術

湘鄉曾滌生（國藩）爲中國近百年間的重要人物，捧他的頌之爲聖人，罵他的就諛之曰漢奸。究竟他是好是壞，極易判斷，只要看幫誰辦事，反對的是那一階級，就黑白分明。他死於南京的兩江總督任內，南京玄武湖一個亭子上過去懸掛他的遺像，辛亥革命後，像上的眼睛被人挖去了，這叫做「公道自在人心」。不料過了十餘年，這位詔媚異族、屠殺同胞的「英雄」，忽然又交起好運，蔣介石把曾國藩捧上三十三天，不論治軍治家，處處奉「曾文正公」爲規臬：在鄂豫皖湘贛「剿共」的時候，曾大量印行「曾胡治兵語錄」頒發給他的部下研究；提倡「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運動」，更是根據曾國藩「原才」一文的理論——在一二人的倡導下，可「便」下移風易俗，撥亂爲治；抗戰以來，蔣經國在贛州，每兩星期必須寫一封長信給他，而且一定要寫楷書，這是刻意摹仿曾國藩家書，尤其明顯。

蔣介石爲了什麼這樣崇拜曾國藩呢？除去「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臭味相投

的一般性原因之外，特別是因爲會國藩是中國軍閥建軍的祖宗（在會國藩之前，正規軍爲綠營，是統一的，他創始了湘軍，才有李鴻章的淮軍，袁世凱的北洋軍），他的治兵方術，是反人民軍隊唯一的有效辦法。這一點，蔣介石的老師段祺瑞，和他的『大先生』袁世凱，都沒有蔣介石那樣體會得深刻。

會國藩以在籍侍郎辦團練，招募一大批農民爲保衛地主豪紳的利益與另外的一批農民作戰，這件事已不大好辦，後來『率領湘勇出省殺賊』，當然更不好辦——在本地時還可以用『保衛家鄉』（實際是保衛地主）的口號騙人，出省就不能再用了，而打仗是要拚命的，農民爲什麼肯爲滿清和會國藩拚命去殺另外一批農民呢？聰明的會國藩想出了一個欺騙窮人拚命的辦法，就是每打下一個地方，允許官兵大搶幾日，以刺激其士氣。在會國藩的家書中，他寫信給其九弟國荃，常有『想見大索三日』、『大索十日』的詞句，所謂『大索』，名義上是搜索『殘敵』，實際則是搜索財寶，公開搶劫。搶劫之餘，強姦婦女當然是題中應有之文。

會國全攻入南京時，先鋒爲提督李臣典，照官家文書的記載，李臣典日夜血戰，進城後不久即力竭身死。滿清追念其功績，封世襲子爵。大家都相信李臣典是作戰過勞而死的。民國十六年大革命失敗後，李昌芬同志亡命來投，在我創辦的一個中學裏教書，工餘閒談，始知他是李臣典的曾孫，談起他曾祖的軼事，才知道李臣典的死，是另外一種『過勞力竭』。破城之役，李臣典是辛苦了幾天，破城後接連強姦了兩個婦女，致脫腸而死。提督是清朝武職中最高的官，本身如此，其部下的

紀律就可想而知了！（李昌芬同志於民國十七年夏遭蔣介石的毒手，在南京就義！）

民國初年湖南農民當兵的最多，除農村破產的一般原因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受曾國藩部下湘勇在蘇浙皖贛搶掠發財的影響。（湘勇無謂犧牲的爲數甚多，但在舊社會中，窮人的性命最不值錢，死了是沒有人會提到的！）左宗棠部下的周提督，是履農出身，因挑送地主的禮物在中途賭錢輸去了，就逃到左宗棠部下當兵，連升到總兵，回家後成了本縣最大的地主，從縣城到他家近一百里，道路兩旁的田都是他的。

放縱官兵搶掠雖然能夠刺激其拚命，打下一個地方，就可以發財；但不能鞏固部隊，因爲官兵搶飽了就想開小差回去，即使不能開小差，有了錢也就不肯拚命。於是曾國藩就想了第二個好方法，叫官兵賭博，在賭博中把兵的錢都贏光了，於是再鼓勵他們去打仗。士兵拚命打仗，打勝了好搶老百姓的財寶；搶到後在賭博中被軍官騙去；騙光後再拚命，再搶掠；如此循環不已，湘軍軍官（中國最早的軍閥）就發了大財。

左宗棠是曾國藩一手提拔的（左在湖南總撫幕僚兼處當幕府，因殺樊樊山——顧祥——的父親，被湖南官紳所彈劾，曾國藩保薦他「才可大用」，反得破格擢升），但左最不服曾國藩，說他太虛偽。左宗棠對曾國藩却很投契，說「曾九是直性男子」。左宗棠曾問國藩：「九帥一生得力之處何在？」曾國藩回答他有兩句詩

「殺人如麻，揮金如土！」左宗棠大為佩服。曾國藩的家庭成份是富農，後來則成爲經營地主，家中並不是惡富，當然沒有「如土之金可揮」，曾國荃雖做過幾任督撫，但鄙因不善於敷衍上司和同僚，時間均很短，刮地皮也刮不到許多，他所揮的金從何而來的呢？當然是帶兵時搶來的騙來的。（曾國荃打下南京後回籍置田百頃。）

曾國藩靠這兩手，所以能組織幾十萬軍隊進行反人民戰爭，所以蔣介石要事事摹仿，處處崇拜他。

蔣介石發動內戰以來，「中央軍」紀律之壞，有口皆碑，「中央來了一掃光」的民謠已遍及全國。淮北還有一個民謠：『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搞了一肚子小中央』，更是刻畫得入木三分。爲什麼壞到這樣，因爲他得了曾國藩的衣鉢真傳，知道非如此就不能『鼓勵士氣』啊！

『精神感召』

蔣介石一生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權謀超過袁世凱。尤其舉創地方勢力成爲卓著。其中如山西的閻錫山，四川的劉湘，都是根深蒂固的地方勢力，從來沒有人能奈何他（劉文輝劉湘叔姪之間爭奪，最後還是劉湘佔優勢），但碰到了蔣介石，就都被搞得四分五裂，不是土崩瓦解，就只得抱殘守闕。蔣介石在抗戰之前所辦的

廬山「軍官訓練團」的確收極大的效果，許多地方集團的中級將領（師旅長）到廬山受了幾個月訓練，心就變了，傾向於蔣介石了。蔣介石的嘍囉們，說是「由於委員長的人格偉大，他們受了委座的精神感召，所以心悅誠服地歸向中央」。

蔣介石常常講「精神」和「道德」，他的言論中充滿了唯心論的色彩，但在實踐方面却是庸俗的機械的「唯物論者」，如誇張「日本可以三日滅亡中國」，沒有飛機就不能打仗之類，就是一個例子。蔣介石的道德如何，是否「足以服人」？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究竟用什麼「精神」能「感召」別人傾向他呢？

據熟悉廬山訓練團內幕的人說，蔣介石的「精神感召」過程如左：

廬山訓練團的教育課程包括蔣介石的訓話在內，那是官樣文章，主要的工作是派的許多隱蔽的特務分插在各班，了解地方將領的生活、歷史、財產及與地方長官關係，特別是長官和他的經濟關係，曾經給他發過多少財。到訓練完畢，蔣介石即分批接見受訓的將領，簡單詢問一些部隊的疾苦，說些好話，無非是關心他們，愛護他們，有什麼困難一定代為解決等等的官面話，這就是所謂「個別訓示」。「個別訓示」之後，受訓將領就要整裝回防了，蔣介石的侍從室就分別有人去訪問他們，說「委員長特別關心你，所以叫我單獨送些路費。」這一筆路費，一般是收受人一生沒有經過手的大數目，對西北軍和晉綏軍一類的窮軍官，數目是十萬二十萬元；對四川軍廣東軍一類的較富庶地區的軍官，則多到八十萬或一百萬元，反正這一筆錢比收受人的全部財產還要多。收受者拆開封套看到這樣一筆大數字的支票，不

由得精神爲之震驚，疑惑自己的眼睛有毛病，怎麼看花了。於是他的『精神』就開始『感召』了！接着再想：『我跟了某某人（原來的長官）十幾年，或幾十年，爲他出力拚命，他從來也沒有給我搞到這許多錢；或者是某次我搞了一大筆錢，結果大部分被他拿去了，我只落得很少一部分；或者是某一地區是很有出息的，我能駐防一年半年也可以得到不少油水，但他一定要調劑別人而不肯調劑我；過去我那次爲他拚命，那一次救了他的危險，他却待我如此各齷刻薄，實在太對不起人了！蔣委員長，我沒有爲他做過什麼事，他却送我的許多錢，可見他待部下的厚道！』於是這個人的『精神』之被『感召』，就更深一層！最後回去時，侍從室經手送『路費』的人要介紹一兩位親戚朋友，拜托安插一下，拿到『路費』的將領當然滿口應允，於是隨着特務的打入，日夜宣傳『中央化』的利益，及挑撥原來隸屬關係間的惡感，這位將領的『精神』就完全被蔣介石『感召』去了！

這就是蔣介石『精神感召』的全部過程，及其『偉大人格』的具體『影響』！這就是廬山的所以成爲蔣介石集團的『聖地』！

『揮金如土』 『一錢如命』

蔣介石的『精神感召』，已夠得上說是『揮金如土』了，但在蔣介石二十年來所搜刮所揮霍的數字中僅爲『滄海之一粟』。如民國十九年蔣獨之職，蔣的嫡系精

銳第三師（師長爲張浩中）、第四師（師長爲徐庭瑤）幾乎全軍覆滅，蔣介石用陳誠所獻的計策，以一千五百萬元收買韓復榘、石友三兩人叛變，得以轉敗爲勝。那時候，南京政府全年的收入不過兩萬萬元左右，一千五百萬元就佔了三分之一；那時候，蔣介石自己的軍隊不足三十萬，全年的軍餉只要三千多萬元，一下子就付出等於全年軍餉的一半，可見蔣介石用錢用得很慷慨。

民國二十五年夏，蔣介石用二千餘萬元收買陳濟棠的空軍，有人計算一下，比買新飛機還要貴三四倍，說這個買賣不犯着做。蔣介石說：你不會算賬，這個買賣並不吃虧，而是便宜的——我們買一架新飛機，只能抵他一架，現在把他的收買過來，我多一架，他少一架，當然一架要抵兩架的價錢；單有飛機還不中用，一架要有人，訓練一個空軍人員，比買一架飛機的錢還要多，我訓練一個，也只好抵他一個，收買他一個，則我多一個，他少一個，自然一個要頂兩個。因爲蔣介石精明到此地步，於是陳濟棠的「天南王」就垮了。

在抗戰之前，蔣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隊，武器好，服裝好，吃得更好，嫡系軍官還另外有額外補助費，如李延年，就每年要買一輛最新式的美國汽車，一九三六年決不坐一九三五年的汽車，一九三七年一月，就把一九三六年的汽車換掉了，他們的生活比上海大銀行經理還要闊氣些。錢從那裏來的呢？大部分是蔣介石給的。（在抗戰之前，蔣介石編五軍隊吃空額，侵佔士兵餉銀的風氣還不大，到抗戰第三年，由於物價飛漲，蔣軍軍官才大家從士兵身上打主意，拿括之風比雞牌更甚。）

蔣介石的「揮金如土」，已如上說。但這僅是他用錢的一方面，他的另一方面則吝嗇異常，幾幾乎「一錢如命」。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將起，黃任之先生（炎培）沿津浦鐵路北上旅行，回到上海時對友人說：「在徐州同時看到東北軍五十一軍（于學忠部）和中央軍第二師（黃杰部）兩種軍隊的服裝與生活，真是天壤之別！我如果是東北軍，就非造反不可，實在太氣人了！」黃先生是以八面玲瓏著名的，尚且如此憤慨，其對待東北軍的苛刻，也就可想而知了！

民國十九年蔣馮戰爭的導火線就是爲了待遇不公，那時蔣介石與馮玉祥換邊關譜不到三年，電報往來，稱兄道弟，馮電蔣質問何以對西北軍（那時稱二集團軍）待遇不公，蔣介石覆電申述兩大理由：第一，二集團軍生長西北，向來苦慣的，苦些也不要緊，不妨事；一集團軍（蔣自己統率的）生長東南，就苦不得。第二，二集團軍是馮親自訓練，有刻苦作風，生活苦些無妨；一集團軍就不行。蔣介石還說：過去所以推兄爲軍政部長，卽希望兄能以西北軍之艱苦程風貫徹於全國軍隊。言外之意，就是說：我的集團軍所以不能吃苦，必須待遇高些，這個責任就要你馮玉祥負。

果真是因爲沒有錢，所以必須苛待西北軍嗎？只要把收買韓復榘、石友三的一千五百萬分出一部分給整個西北軍，馮玉祥也就沒有反蔣的理由與必要了。

抗戰以後，中央機器廠與中央電氣廠均遷到雲南去，把機器藏在山洞裏生鏽，

全國經濟委員會的技術人員，一再建議稍增一些機件，即可製造飛機，那時預算只要化費一百五十萬元就可以每月製造一架飛機，先搞起來，以後再擴充。三望望文，蔣介石和宋美齡（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均置之不理。爲什麼寧願爲自己能造飛機，就要多買外國貨，少買外國貨，就少賺了回佣。

蔣介石與陸謀超家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最後代理人

蔣介石在國民黨初期幾乎毫無地位，辛亥革命時從日本回國，與張學良與忠信同隸派軍，卻督陳其美部下，號稱「團長」。當時陳其美的部下異常擁護，其花開，無所不包，辛丑海軍各各樣的流氓，大部分都和「楊梅都督」（陳其美的外號）有幾淵源關係，所以都督府的一將軍，多如牛毛，區區校室誰也敢放在那裏。那時共舞台的演員潘月樵、夏月珊兄弟都是一「少將」階級（當時共舞台在瓊州九畝地，潘月樵與潘月樵即遷來法租界，在潘瓊重建的戲院改名新舞台，到民國卅年前後，潘月樵仍率領潘月樵，蔣介石那樣的起碼團長，從那裏數起來也數不到他。蔣介石最光榮的一件事，就是民國二年跟了楊虎到江陰去運動汪陰喪葬砲台獨立（反袁）。

後來他從江陰逃回上海，討過幾天飯。不過人家說起這件事，只說楊虎，說不到蔣介石。他的確做過一黨無名英雄。蔣介石一生做事，都見不得人，祇做這一件事是光明顯赫的，但他却因不願人家知道他當過楊虎的部下（後來楊虎做了他的黨

下了)而諱言那事，所以這裏特加「表揚」。鄉者說好，壞者就說壞，決不抹煞他。民二反袁失敗以後，蓋沉湎於嫖賭徵逐，民十孫中山北伐，派他做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的參謀長(另一粵軍參謀長為羅羽羣。蔣不分正副，同稱參謀長)，蔣也想投機一下，不料一到廣東，就碰上陳炯明叛變，跟孫中山退到上海，這一筆蔣介石就有政治資本了。

孫中山常愛用死人作榜樣以激勵活人，因此陳英士(其美)的姓名常被他和朱執信鄧仲元一起提及，被誇獎為「革命功臣」，而蔣介石是陳英士的部下，又是陳英士的同鄉(浙江武義)，這次又跟隨了孫中山在龍巖途中，因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國廿一年孫中山在廣東重振旗鼓，要蔣介石去辦軍械學校，但蔣那時在上海跟着陳果夫(其美之姪)張靜江、戴季陶(陳其美的湖州同鄉)那時與陳果夫同為物品交易所經紀人，在交易所「搶搶帽子」(交易極快，敵對資本家的投機買賣，看價漲先買進，再賣出；看價跌即先賣出再補進；看準了賺到漲跌的差額，看錯了他去差額，不馮不跌，賤賤去交易所手續費。買賣極快，對峙)不過到第二天，交易所的術語為「搶帽子」。)足夠嫖賭耗費。早把「國民革命」拋在九霄雲外。那時廖仲愷尤生竊信催他到廣東去，他回信說：「必須有人能像英士那樣原諒，並不時教育，才有信心。」換句話說，他是不守什麼紀律規矩的，乾脆地不幹。那時他還和吳三子(吳子暉)的「情人」(書寫妓女)陳潔如(宋美齡之前的「情人」)搞得火熱，(他還和陳潔如回家去，在民國十二年春經國給他信，(蔣介石和陳潔如)的信上